

好莱坞大片《世界之战》的经典蓝本

THE WAR
of
THE WORLDS



[英] 赫·乔·威尔斯::著

李家真::译

星际 战争

[英] 赫·乔·威尔斯 :: 著
李家真 ::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H. G. Wells

The War of the Worlds

据 Bantam Classics 1988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际战争/(英)威尔斯著;李家真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书名原文: The War of the Worlds

ISBN 7-02-005018-2

I . 星… II . ①威…②李… III . 科学幻想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244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李 博

星际战争

Xing Ji Zhan Zheng

[英]威尔斯 著

李家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018-2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可以加诸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身上的头衔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小说家、散文作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未来学家,如此等等。但在我看来,对他最恰切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对人类、人类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念念不忘并孜孜以求进步改良的斗士,一个同时拥有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文思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的智者。威尔斯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诸多领域,但总其要而言,都体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他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进行的不懈求索。

威尔斯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布罗姆莱的一个中下层家庭,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小店主兼职业板球手,母亲的工作则是偶尔给别人当管家。由于生计所迫,他十四岁时就离开学校去给一个布商当了学徒。三年不愉快的学徒生涯以威尔斯被布商开除而告终,他随后进入一所初级学校任教,后来又获得奖学金,前往伦敦的科学师范学院就读,师从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学习生物学。他通过了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考试,但却对地质学缺乏兴趣,竟致未能及格。威尔斯在一八八七年离开了学校,但却到一八九〇年才获得学位。

一八九五年,威尔斯出版了他的成名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由此开始了漫长而多产的写作生涯。他写科幻小说(代表作有《时间

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和《莫罗博士岛》，写讽刺小说（比如《托诺·邦盖》和《基普斯》），写哲理小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还留下了一本大部头的《世界史纲》。与此同时，威尔斯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一九〇三年，他加入主张渐进改良的费边社，后因与萧伯纳等成员政见不合而退社（1906）。他曾是国际联盟研究委员会的成员（1917），并在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六年间担任了国际笔会会长。为了寻找救世良方，他还曾访问苏联和美国，与列宁、斯大林和罗斯福等人会晤。在他而言，写作与社会活动只是同一目的两种手段，其主旨都是为了改良社会，给人类的未来找一条更好的出路。不过，尽管威尔斯曾说过“每当看到骑自行车的成年人，我就不再对人类感到绝望”之类的话，他在晚年却对人类的未来越来越悲观。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智力的极限》（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一书中，威尔斯甚至对人类持续生存的能力表示了怀疑。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威尔斯因癌症在伦敦去世。

威尔斯在各种科幻著作中相当精确地预见了坦克、激光武器、生化武器和原子弹的出现，对登月和世界大战等幻想事件的描写也与后来的现实颇为吻合，人们由此称他为“发明明天的人”（The man who invents tomorrow）。但他自己并不以预言家自居，他写作的主要着眼点也不是科学发展的可能性，而是人类、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在以惊人的想像力娱乐读者的同时，威尔斯也对现实的黑暗和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对科学的潜在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因如此，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才有了独树一帜的特色，成了流传不衰的经典著作。

《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出版于一八九八年，正值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瑞利发现火星上的“运河”，人们由此对

火星兴趣高涨之时。威尔斯在书中虚构了一场火星人对地球的侵略战争：面临灭亡而亟需觅得新殖民地的火星人闯入地球，它们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人类，最后却在微不足道的细菌面前一败涂地。尽管是科幻小说，《星际战争》却洋溢着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扣人心弦的情节之中，处处穿插着作者对各种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大难临头，浅薄、自负、冷漠、怯懦、贪婪、虚伪、自私等人性弱点也在群魔乱舞。我们从书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的极端反感，以及对弱小民族乃至弱小生物的深切同情。结尾部分火星人被细菌消灭的情节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让我们不由得要就何谓强大、何谓发展等等问题多加几番思索。在今天，在以万物之灵自居的人类挥舞科技利剑大肆改天换地的今天，作者在书中透露的这些讯息更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

《星际战争》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的真实感。作者以天才的想象和穷形尽相的细节描绘把幻想的事件变成了真实的场景，读来恍如身临其境。笔者翻译此书之时，眼前就每每浮现出一幅幅或狼奔豕突、或墙倾屋圮、或烟焰张天、或荒芜阒寂的栩栩画面。说到这里，关于这本书还有一段颇有戏剧性的插曲。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奥森·威利斯(Orson Welles)在电台播出了根据《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美国东部由此发生了一场大骚乱^①：上百万听众对此信以为真，纷纷弃家逃亡。他们跑到街上，藏进地窖，发动轿车，拿起枪械，有的还在头上缠上了对付火星毒气的湿毛巾。不知道，当时尚在人世的威尔斯

^① 实际上，根据《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后来还分别在智利的圣地亚哥(1944)和厄瓜多尔的基多(1949)引发了类似的骚乱。在基多发生的骚乱还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发现上当的愤怒民众把电台烧成了灰烬。

看到这一出究竟作何感想，是为自己作品的“感染力”洋洋自得，还是对人类的未来又多了一重忧虑呢？

李家真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日

要是那些星球上有人的话，他们会是谁呢？
……世界的主人是我们还是他们？……人类所有
的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

开普勒（引自《忧郁解剖学》^①）

^① 《忧郁解剖学》是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撰写的一本关于十七世纪人类情感和思想的纲要性著作。

目 录

第一部 火星人入侵

第一章 战争前夜	3
第二章 流星	11
第三章 霍斯尔公地	15
第四章 圆筒开了	18
第五章 热射线	22
第六章 乔巴姆路上的热射线	27
第七章 回家	30
第八章 星期五晚上	35
第九章 战斗开始	38
第十章 在风暴中	45
第十一章 在窗边	52
第十二章 威布利奇和谢帕顿的毁灭	58
第十三章 我遇见了牧师	69
第十四章 在伦敦	75
第十五章 发生在萨里的事情	87
第十六章 伦敦大逃亡	96
第十七章 “雷电之子”	109

第二部 火星人统治下的地球

第一章 铁蹄之下	121
第二章 我们在废墟里的见闻	129
第三章 囚徒生涯	139
第四章 牧师之死	145
第五章 一切沉寂	151
第六章 十五天里的事情	154
第七章 普特尼山上的人	158
第八章 死亡的伦敦	176
第九章 劫后景象	186
第十章 尾声	192

第一 部

火 星 人 入 侵



第一章 战争前夜

在十九世纪最后那些年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世界正被其他智慧生命密切地监视着，这些生命比人类更高明，却又与人类一样不能免于一死。也没有人会相信，为自身各种得失奔忙着的人类正处在他人的审视和研究之下，其仔细程度与人用显微镜观察在水滴中拥挤孳生的那些短命生物时几无二致。无限自满的人们为着诸般琐事在地球上熙来攘往，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没有人会去想，宇宙中那些更为古老的星球会成为人类祸患的来源。就算有人想到，也只会断言那些星球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生命。往昔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在今天看来真是难以理解。那时的地球人最多只会设想火星上也可能存在别的人类：他们也许比地球人低级，正等着地球人去传播福音。然而，浩瀚的太空之外还有其他的智慧生命，我们的智慧无法与之相较，正如那些已然绝灭的野兽无法与我们相较一样。这些智力惊人、冷酷无情的生物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地球，缓慢而坚定地制订着对付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在二十世纪初，一场令一切幻象破灭的大灾难降临了。

几乎用不着我来提醒，读者们都知道火星是一颗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是一亿四千万英里，从太阳所得

的光和热勉强才够得上地球的一半。如果“星云假说”^① 不是无稽之谈的话，火星就一定比我们的世界古老。而在地球开始冷却之前许久，火星表面就应该有了生命。火星的体积只有地球的七分之一，这一定加速了它的冷却过程，使它更快达到适于孕育生命的温度。此外，火星上也有空气和水，并且具备了维系生命所需的一切条件。

然而，人类是如此自负，这样的自负又让他们变得如此盲目，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提出过这样的想法：火星上可能存在发展水平远远——实际上完全是——超过地球人的智慧生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由于火星比地球古老，表面积不过是地球的四分之一，而且离太阳更远，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地球相比，火星不仅离生命的开端更加遥远，离生命的终结也更近了。

长期的冷却过程早晚也会令地球难以负担，而我们的邻居火星已经在这一过程中走得很远了。尽管火星上的物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但我们已经知道火星赤道地区正午的温度也不过与地球上最寒冷的冬日相当。火星大气远比地球大气稀薄，海洋也已缩小到只能覆盖地表三分之一的程度。随着季节的缓慢变化，火星两极地区的巨大冰盖开始聚集融化，周期性地淹没气候温和的地区。行星终结的最后时期距离我们还遥不可及，但对火星居民来说却已经是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燃眉之急点亮了火星人的智慧之火，增强了它们的力量，也使它们变得更加铁石心肠。

① “星云假说”是十八世纪时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先后提出的一种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假说，大意为星体的雏形是弥漫在宇宙间的星云，恒星和行星诞生于星云的旋转和收缩。这种假说与科学家们观察到的事实基本相符，后来的科学家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星云假说。

凭借先进的仪器和我们难以想象的才智，它们穿越茫茫太空看到了一颗希望之星。这颗行星处在靠近太阳的方向，最近时离它们只有三千五百万英里，那就是我们温暖的地球。地球上有着绿色的植被和灰色的水域，云雾迷蒙的大气诉说着生命的丰饶。透过飘忽不定的层层云彩，可以瞥见一块块人烟繁盛的广袤陆地以及船舶密布的狭长海域。

对火星上的智慧生命来说，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无疑既陌生又低贱。我们在它们眼里的地位，至多也只能与猿猴和狐猴在我们眼里的地位相当。我们理性的一面已经告诉我们，生活就是永无止歇的生存斗争，而这似乎也正是火星人的看法。它们的世界已经因冷却过程而时日无多，我们的世界却依旧充满了生命，但这些生命在它们看来只是一些低等动物。实际上，向离太阳更近的我们开战是它们逃脱毁灭结局的惟一出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毁灭的结局也在一步步走近它们。

我们不要急于对火星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先想想我们自己干过的那些极端残忍的事情吧。我们不仅屠杀动物，比如已经绝灭的美洲野牛和渡渡鸟^①，也屠杀所谓的“低等种族”。塔斯马尼亚土著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人，却还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被欧洲移民通过种族灭绝战争杀了个干干净净^②。我们有什么理由以福音使者自居，又有什么理由在火星人秉承同样的杀戮精神向我们开战时口出怨言呢？

① 由于人们的滥捕滥杀，美洲野牛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即作者写作本书之时）一度濒临灭绝，后来又在人们的保护之下得以繁衍至今；生活在毛里求斯的渡渡鸟于十七世纪时遭到英国探险者的大量捕杀，由此绝种。

② 十八世纪，英国殖民者将塔斯马尼亚岛变成了流放罪犯的地方，岛上的土著被屠杀殆尽。

火星人似乎对自己的降落进行了十分精确的计算——它们在数学方面显然要比我们高明得多——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也取得了几近完美的高度一致。如果设备足够先进，我们早在十九世纪初期就应该察觉到了这种与日俱增的危机。斯基亚帕瑞利^①之流观察火星——顺便说一下，人们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一直将火星当成战争之星，这实在是件古怪的事情——并且精确地记录了火星斑点的波动情况，但却未能对此做出解释。所有那些时候，火星人可能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一八九四年的冲期^②，人们在火星表面的光亮部分看到了一道强光。首先看到它的是里克天文台^③，然后是尼斯的彼罗丁^④，其他一些观察者随后也看到了这一现象。英国读者最早是从八月二日的《自然》杂志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火星上巨型大炮发射的火光。这些大炮被安放在火星上的深坑之中，火星人就从那里向我们开火。在此后的两个冲期中，人们都在火光爆发的地点附近看到了迄今未有合理解释的奇怪标记。

上一次火星爆发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在火星再次接近冲期

① 斯基亚帕瑞利(Giovanni Schiaparelli, 1835—1910)，意大利天文学家，他第一个观察到了火星表面的线条，并将之描述为运河。

② 冲(opposition)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太阳和地外行星分别位于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一直线的情况。火星冲大约每二十六个月发生一次，此时火星离地球较近，是观测火星的良机。一八九四年的确曾出现火星冲的情况，而火星上的强光也确有其事，当时的人们为此对火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③ 里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建于一八八八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汉密尔顿山，它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折射望远镜。

④ 彼罗丁(Henri Perrotin, 1845—1904)，法国天文学家，以观测火星闻名。他的工作地点在法国的尼斯天文台。

的时候，爪哇的拉维尔^① 给天文交流协会带来了震动人心的消息，他宣称火星上喷射出了一团巨大的炽热气体。爆发时间是在十二日的午夜将临之时，拉维尔立即用分光镜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团燃烧气体的主要成分是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向地球。十二点一刻左右，这团喷射的火焰不见了。拉维尔把它描述为火星上的一次大规模火焰喷射，它既猛烈又突然，“如同从炮口冲出的燃烧气体”。

事实证明拉维尔的这句话准确得不同凡响，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只有《每日电讯报》对此作了简短报道。整个世界对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漠然置之。要不是碰到了奥特肖的著名天文学家奥格威，我也许根本不会知道火星上的这次爆发。这一消息令奥格威无比兴奋，激动之余，他邀请我当晚就和他一起去仔细观察这颗红色的行星。

在那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守夜的情景：夜色之中的天文台一片沉寂，带罩的提灯在角落的地板上投下暗淡的光芒，望远镜上的发条装置发出均匀的滴答声，还有屋顶上的狭长开口——从那里透出一方深邃的天空，星尘在其间飞掠而过。奥格威在周围走来走去，我看不见他，但却能听见他的声音。透过望远镜，你可以看到一个深蓝色的圆形湖泊，一颗又小又圆的行星在其中游动。它看起来是那么小、那么亮，静静地一动不动。它略呈扁圆形，上面隐约点缀着横向的条纹。然而它是那样的微小，那样的闪着温暖的银光——简直就像是光华熠熠的针尖！

① 一八九四年火星冲的时候，天文学家尼斯的贾维尔(M. Javelle of Nice)曾宣称火星表面出现了可能是某种信号的“奇怪闪光”。作者在这里将他替换成了爪哇的拉维尔(Lavelle of Java)。之所以采用爪哇这个地名，是因为爪哇岛附近的喀拉喀托火山在一八八三年发生了大爆发，令当时的读者记忆犹新。